

章太炎尺牘

章太炎尺牘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五版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文  
上海南京路  
 明書局

印發 別行 者兼 文  
 明書局

編輯者 文  
 明書局

會濼生尺牘一冊二角  
 樊樊山尺牘一冊八分  
 俞曲園尺牘一冊二角五分  
 康南海尺牘一冊七分  
 吳敏甫尺牘二冊四角  
 林畏廬尺牘一冊七分  
 王益吾尺牘一冊一角  
 章太炎尺牘一冊一角  
 王壬秋尺牘一冊二角  
 梁任公尺牘一冊一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章太炎尺牘目錄

與劉光漢書

再與劉光漢書 二首

與王鶴鳴書

與人論樸學報書

丙午與劉光漢書 三首

再與劉光漢書

丁未與黃侃書

再與黃侃書

三與黃侃書

與孫仲容書

與簡竹居書

與人論文書 二首

與鄧實書

再與鄧實書

與羅振玉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與馬良書

與劉揆一書

與人論國學書

再與人論國學書

答鐵錚

章太炎尺牘

文錄卷二

與劉光漢書

癸卯

昨得手札並大著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憫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為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為叙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以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敵數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殺梁義取此為證耳僕則以為仲任論次人林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即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傍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為異也殺梁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殺梁蓋二家本無魯學異夫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譚于王莽朝已任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字蓋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

之賈生訓故摛繹古義斷在斯文此僕所以珍為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  
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多求異侍中兼  
之亦申已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  
異義又不容唯阿兩可如冲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裁斷此固傳箋並用疏不破注  
不得不得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他書采輯即注雖出于古人而  
定注者乃已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為注而釋之以  
否者入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的不同專務編輯者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  
疏中特下已意乃不為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見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  
味僕竊以為過矣舊疏攷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  
甚硯硯也太著駁太誓答問條理明遵足令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下  
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  
引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為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  
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為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  
未審尊旨然否大著小學發微以文字之餘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  
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數言以為塵壤  
之助尊意以尊酋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為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  
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彛易稱不喪七鬯史有三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  
門以蘇摩為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為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

亦以釀酒悅衆之故

杜康即少康

此皆往事可驗者矣。尊者謂人偶為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

仁字作𠄎。夷字亦作𠄎。而山海經稱夷羿為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凡𠄎同字。而𠄎字特訓仁人。則𠄎亦即夷字。下體詰誦。象夷俗躑躅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為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丞比况。此可為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郭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君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無古文。以此為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斯持之有故矣。陳義與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再與劉光漢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答。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過於清。則過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過名與周禮同。過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瑯爾。此絕不可解者。劉賈以遇為冬。遇此即取周禮為說。無如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為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悞。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書文耀。鈞有成周改號。長弘分



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始于長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六月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最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此鄭為必然鄭所并此未鄭所并魏為鄭所并者則此鄭自當有詩如禮為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擬天子其三即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亦書為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為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九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劉賈許熲復於傳文之外自為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為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名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注輔嗣說易亦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為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與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征南于此最為闕通而近世鯁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苑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為近儒所誦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子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記有偽誠難粹定其他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遠或雜前王之俗杞宋本用夏殷舊典而附庸小國亦多得封于前代則典禮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

雖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為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諸國。至于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賈服二公。賈誼馬遷二劉下及司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同覩古文。義據確鑿。二鄭賈服漸有粗疏。今既所據多家。而又撫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為注。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又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最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尚存。即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為紛拏。非細攷不能得實。地理最易。直于皇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偽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為正史體裁。睿臨即故相溫體仁之誼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後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劉文秀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始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

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為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為雜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詁為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聿曰吹謂等字。有時為

意中擬議而非實形于言。則皆當以詮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為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辭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與王鶴鳴書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秘藏。故為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於周秦。凡為學者。非獨八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當事王侯。名不確確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即曲學于祿者為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為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即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為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枝計薄。何哉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為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摭摭公羊。以為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為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為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古之

學者學為君也。今之學者學為匠也。為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為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尚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謂學者宜以自肖。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宋以降。恒言也。棘下生左。邱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綫。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篇。一子豪獨。一子齊民。此為後。瘡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為史。畫飾之。至素以為絢。宜莫如史志。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為文辭。空學而不文。白賈也。尚辭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知之矣。且古之為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謹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藪曼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為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怨欣。無以辭章詩歌為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非弗能蔽。瑕垢曩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即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為眾。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為當世如是矣。足下云學校雖劣。猶瘡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

所闔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為益進也。今學校為朝廷所設。利祿之塗。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幹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匱膏梁之家。終在上第。裏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為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為幸也。章炳麟白。

與人論樸學報書

海潮足下羣言蔽亂。國故日衰。得樸學報。振起之。忻慰無量。觀其遵守師法。研精覃思。信非李平長素之儕矣。然與鄙見復有大相逕庭者。其治小學。重形體而輕聲類。徒以江戴段玉陳義已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轉以本義本形為楨。以此教兒童識字。非無近效。若守此不逮。而欲發明舊籍。則沾滯而鮮通。是特王筠釋例之疇。可稱說文學。不可稱小學也。指事六例。非專守十四博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于輒迎。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汙垢俾劣者。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禮經一十七篇。守之貴族。不下庶人。皇漢迄今。政在專制。當代不行之禮。于今無用之儀。而欲肆之郡國。漸及鄉遂。何異寧人欲變今時之語。返諸三代古音乎。毛詩春秋論語荀卿之錄。經紀

人倫。平章百姓。訓辭深厚。宜為典常。然人事百端。變易未艾。或非或臆。積久漸明。豈可定一尊于先聖。春秋三統三世之說。無慮陳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豈有百世之前。發凡起例。以待後人。遵其格令者。故知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干祿。過崇前聖。推為萬能。則適為桎梏矣。僕以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惟體例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尚書五家。年月闕絕。周魯舊記。芬雜失倫。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和會于左。氏邦國殊政。世系異宗。民于河居。工自誰作。復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遷固雖材。舍是則無所法。此作者所以稱聖也。何取三科九旨之紛紛者乎。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見古人。我心蘊結。則故書雅記之所以當治。非謂是非之論盡於斯也。抑呂君謂兩漢家法取嚴。不引雜說。許鄭論纂。漸入懷疑。以是二流為解經之極軌。夫墨守者亮不足道。召陵高密。說異前師。必以經記舊文為證。非雜取時俗事狀。以更師說者。漢世尚然。況在今日。中國尚然。況在異域。中西學術。本無通塗。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徒遠引泰西。以徵經說。有異宋人以禪學說經耶。夫驗實則西長而中短。冥極理要。釋迦是孔父非矣。九流諸子。自名其家。無妨隨義。抑揚以意取捨。乃者以筭籥箋注六藝。局在規獲。而強相皮傳。以為調人。則祇形其穿鑿耳。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則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及夫先天八卦。河洛偽圖。方士妄言。情偽較著。而復援引其說。則違於師法甚矣。雖然。大雅不作。周公其哀。末學紛馳。樂不操土。呂君於舉世不為之日。獨能匡扶微學。式昭德音。斯可謂言歸於周有始。

有卒者也。又深小苛之辯。則吾豈敢章炳麟頓首。

丙午與劉光漢書

來書所述左氏三例。第二條云。賈服雖善說經。然於五十凡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僕懷斯疑甚久。始謂劉賈諸儒。曾見左氏微言。或其大義。畧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說更師法。後復細繹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傳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傳。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榻藜。不復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然以是為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間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法。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親官職。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史。固已明白。公羊以殷禮自文。誠辭逾左氏。未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霸制所無乎。故知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素王之志也。征南釋例。亦有違者。如傳說殺大夫者。不書其名。為無罪。而稱名者。未可遽云在辟。征南不悟。乃謂泄治孔達之流。悉有罪戾。則違於傳意矣。劉賈諸儒。以為大夫三命以上。經始言名。此雖於傳無文。顧非旁取公穀。若夫春秋內魯。故叔孫未受三命。名已見經。楚國既受周胙。楚世家成王元雖小國而為方伯。故屈完如師。春秋有錄。其餘三叛之有名章徹。年太子賜胙吳札之讓國見褒。此皆軼在例外。而征南必執此以議劉賈。則又過矣。足下所云甄釋字義者。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缺。誠是。鄙意左氏古文。太史公時有義訓。子政說苑。斯類亦多。其可以

發見古意者。凡數十條。當視賈許尤重。賈太傅書有道術一篇。悉訓詁。若取此以說左氏。則舉義存者多矣。韓非采左氏說最多。其辯論繁而不殺。僕曩時嘗刺取之。備內篇有引桃左氏春秋一事。桃即趙字。桃左氏春秋。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劉龔之徒。復何所究其辯耶。昔著春秋左傳讀文多不能悉錄。叙錄一篇。專駁申受業已寫定。郵寄呈覽。

又

古韵分部。僕意取高郵王氏。其外復采東冬分部之義。王故有二十一部。增冬部則二十二。清濁斂侈。不外是矣。黃承吉曲直通說。誠倚偉。亦稍稍病含胡。且東部與尤侯二部通轉甚衆。若后橐之為項託。後之韵。鞏調之韵。同於古。有徵。今音讀顯如容。以吼為哂。亦由自然。轉變非有強作。寧當以一說蔽遮之。然分部雖繁。要當知其鄰類。如之與蕭。尤為類。脂與真。支元為類。支歌為類。蒸侵覃為類。東陽庚為類。此皆眇合自然。今古不異。戴段諸公。於斯盡瘁。審音有素。非專比合詩騷。後學守文。局於當句。故為承吉所譏。雖然。寧人於此。誠有刳缺矣。江戴諸公。蓋非承吉所能議也。

又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復待專門為之。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昔仁和龔氏。蓋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為浩侈。抑末也。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若山東人自稱侷子。侷從夸聲。本即華字。



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為種名也。廬州鄙人謂都市居民為奮子。讀如奮從大聲。說文云大者人也。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揚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作通俗編。其於小學鄙淺。上比子慎。猶不逮。其去子雲。曷乎遠矣。吾儕於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

再與劉光漢書

申叔足下。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譽剪為仇讎。豈君本懷。慮亦為人註誤。兼以草澤諸豪。素昧問學。夸大自高。陵懷達士。人之踐忿。古今所同。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也。天美其衷。公權隕命。君以權首。眾所屬目。進無搏擊彊禦之用。退乏山林獨善之地。彼帥外示寬弘。內懷猜賊。閑之游微之門。致諸干楨之域。臧穀扈養。由之任使。賃春執爨。莫非其人。猜防積中。道蘊在後。悲夫。悲夫。斯誠明哲君子所為嗟悼者也。夫恩素厚者。怨長。交之親者。言至。僕之於君。藝術素同。氣臭相及。猥以形壽有逾恆人。視之若先。一飯精義。冥思亦有多算。君雅好聞望。不台於先。我自謂文學緒業。兩無獨勝。懷此望彌。以恨恨然。僕豈有雖蔽之志哉。學業步驟。與相將悠悠之譽。又非由已。曠昔坐談。益嘗勤攻。君過時有神悟。則推心歸美。此蓋朋友善道之常。而君豈忘之邪。自頃輟張。退息墳典。勾懷相契。獨有黃生。思君之勤。使人髮白。何意柿附。乃尋斧柯。令中夏無主文之彥。經術有違道之謗。獨學少神解之人。干祿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君雖絳雜。缺絳。素非愚闇。內奉慈母。亦聞史家成敗之論。繫身遠引。雖無其道。陽狂